

求之不得，只好算了

□ 撰稿 | 苏打

我没读过《百年孤独》。所以就像其他很多我没有读过的经典一样，它没有产生震撼的力量，只会逸出许多碎片，零零散散地漂浮在我的阅读体验当中。而碎片化的接触，又让我对这本名著生出偏狭的逆反心理。“马孔多在下雨”——下雨就让它下去吧，别叨叨了。这是无知者的恶习，于我又颇难改正。

我读过马尔克斯的一点短篇作品，主要来自《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印象最深的一篇叫作《光恰似水》：少年拧开家里的灯泡，光就从其中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像金色的瀑布一样，从公寓漫到大街上，浸没了城市，淹死了所有人。文字中对死亡的态度让我感到既新鲜又隔膜，浸透了深切的恐惧和无奈，反而归于绚烂和宏阔。唯有死亡是有意义的，世界因为确定无疑的消逝而生出绮丽梦幻的美——这就是基于我简陋的阅读水平对马尔克斯产生的全部可怜印象，我也就带着这一点印象，开看网飞新剧《百年孤独》。

从剧集中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代的男性身上，我好像又印证了之前的印象。这位何塞初出场时，是个好奇心爆棚、生命力旺盛的青年，他因为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而选择逃离家乡，在一片沼泽中建起乌托邦式的村落马孔多。他向往大海，迷恋机械装置和炼金术，竭尽自己所能，一心想探究世界的本质和边界。本来是当科学



家的好苗子，然而他依靠朴素的实验探求上帝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鬼魂在他逃避几十年后再度降临，逼疯他的困惑最终是形而上的：在世间唯有死亡。

在我这浅薄的人想来，对死的如此执着必然映照对生的强烈迷恋。但是《百年孤独》给我的感觉是，死亡的不可动摇产生了神秘主义的效果，尘世裹杂其中，凡人既无可超越，也无可救赎，生的意义最终要让位给死的永恒。这似乎正好是中国人思维的反面，我们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叙事文学里不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角色，大家几乎都孜孜地活着。《红楼梦》算是我们的浪漫之巅，但是读者感到的还是对热烈俗世的眷恋和爱慕，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与之相比，《百年孤独》好像是想说，求之不得，只好算了。现实与魔幻大可不必泾渭分明。

这部剧集的设置构图明艳又沉静，布恩迪亚的庭院绿意盎然。芭蕉展尽，很有风情的典雅情调。观看过程中，家属从《王者荣耀》里抬头瞥了两眼，一度以为我看的是外国李子柒。相比《百年孤独》营造的桃花源式的出世离群的孤独感，我还是更习惯张爱玲那种坐在轰轰的时代列车上额头贴着冰玻璃式的孤独。“谁都像我们一样”，这是我所能切身认同的人生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观看《百年孤独》就像一场远赴他乡的奇异之旅。🏠

